



读者与作者的“角逐”

为什么说《荷马史诗》充满悲悯情怀?大博士浮士德与魔鬼梅菲斯特的赌约谁输谁赢?作为建筑和作为文学作品的“巴黎圣母院”如何相互作用?在《读与被读——世界文学名著十一讲》中,读者会找到答案。该书是外国文学专家刘文飞解读世界文学经典的全新随笔集,11篇文章角度新奇,观点深刻,为读者开辟出亲近世界文学的独家小径。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朱光潜的这一心得,堪称读书人的金科玉律。然而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经典之作是人人皆称赞却不愿去读的书”,由于文化、语言、时间的隔阂,普通读者想要透彻理解诞生于古希腊、文艺复兴、18至20世纪的外国文学作品,往往不容易。《荷马史诗》《浮士德》《巴黎圣母院》《尤利西斯》……这些世界文学名著,不少人都有所耳闻,但真正接触文本时又难免将阅读过程视作畏途,甚至中途放弃。《读与被读》用通俗晓畅的语言,将作品的诞生背景、独到之处、精彩段落、后世影响娓娓道来,为读者打破时空隔阂走近经典提供了方便之门。

《读与被读》的一大特点是选材精。书

中涉及的世界文学名著涵盖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乔伊斯、川端康成、纳博科夫等11位世界文学大家的代表作,跨度近3000年,堪称一部粗线条的世界文学简史,从中可以看到西方人文思想的流变。

该书是作者基于文本细读和作家生平考辨,用一双慧眼重新发现经典之光的结晶。

《读与被读》中每篇文章都提炼一个焦点并围绕它展开剖析讲评,或钻研人物形象,或探讨文学属性,或谈论死亡、生存等严肃话题,或从建筑、颜色等细节洞悉经典。比如《荷马的悲悯》中,刘文飞认为,在作品中终止杀戮,不仅是雅典娜的悲悯,更是诗人荷马的悲悯,它构成了作家描写战争的一个伟大原则。“这样的原则后来也为许多大作家所遵循,我们甚至要说,几乎所有大作家在描写战争时都不约而同地遵循了这一原则。”《〈巴黎圣母院〉与建筑》中,作者从雨果对民族建筑的感情入手,点明《巴黎圣母院》的写作灵感源自巴黎圣母院,作家写此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巴黎圣母院。而小说的诞生又

反过来“在确立和宣扬巴黎圣母院这座历史建筑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刘文飞认为这部经典的细节刻画为人称道。他剖析了小说中安娜闪亮的眼睛、黑色的鬈发和轻盈的步伐,卡列宁支撑着的耳朵和掰手指的动作,渥伦斯基密实的牙齿以及列文涨红的脸庞等细节,认为托尔斯泰在人物肖像描写、动作描写上的这些点睛之笔,“在小说中始终伴随着4个主人公,构成他们醒目的识别符号和个性名片”。

刘文飞是俄语文学研究和翻译专家,担任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2015年,他在克里姆林宫接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颁发的“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谙熟俄语文学的他,在写作此书时常常通过比较视角对不同国别的作品加以分析,比如谈《荷马史诗》时引入《大尉的女儿》《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谈《哈姆雷特》时引入《双重人》《日瓦戈医生》,这种比较阅读展现出别具一格的研究视域,每每有所创见。刘文飞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评论更让人醍醐灌

顶,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是‘人学’,是关于人本身的探秘和思考,是文学人类学标本”,同时也是独特的“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不是要证明某个思想,而是在展示思想形成的过程;不是要宣扬某个思想,而是在揭示思想自身的复杂性;他似乎不对思想自身做出理性评判,而更愿意给出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用读哲学的方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显然会有意外的收获。

回到书名,可以看到作者写作此书的匠心。书名“读与被读”颇有深意,在作者看来,书是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作者与作者展开较量的场域。关于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刘文飞写道:“读者读了一半就扔下了书,表明这场竞争有了输赢,或是读者主动认输,即读不懂,无力继续与作者对话,或是读者看穿了作者的老底,不屑于再与他为伍;读者在读了之后一遍遍重读,则表明读者和作者的较量是一场马拉松,读者试图在某一次长跑中接近作者,甚至超越作者。”《读与被读》,无疑是一场作者与读者相互“较量”的马拉松,也是刘文飞与经典“角力”的成果。选自《学习强国》



徜徉于一座座精巧别致的园林,山石、植被、亭台、建筑,悉数跃入眼底,那精美的布局,昂扬的生命活力,无时无刻不带给人们美的享受。当我们步入一座座人造地设的园林之时,该如何去赏析它由内外至外的自然美和生态美呢?中国工程院院士、风景园林一代宗师孟兆祯所著的《中国园林鉴赏》一书,带领我们走进国内一些著名园区,去领略那一处处摇曳多姿的园林之美。

中国的园林通常分为两类:一类为商贾富豪个体修建,用于美化居室环境的;另一类为封建时期给帝王休憩赏玩之用的。前者称为私家园林,后者统称为皇家园林。本书主要讲述了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残粒园、退思园、可园、瞻园等8个私家园林,圆明园九州清晏、北海、颐和园、避暑山庄等4个皇家园林的概貌概貌。孟兆祯着重从每一座名园的历史、独特性、设计手法以及欣赏的视角等方面,解构着暗蕴在这些名园之中的独特审美密码。

追溯园林悠久的历史,它的产生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不无关系。最初,人们游山逛水、欣赏大自然的景致,觉得挺美、很富有诗意和仙境。但这只是一种纯朴的自然美,并不能全面

走进气象万千的园林世界

——读《中国园林鉴赏》

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人们就在宅院里垒石凿池,将各种自然美景移植于庭院之中,借助一步一景的巧妙设置,以此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据考证,我国园林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彼时的吴王夫差在太湖边建了馆娃宫,里面有假山、池塘,模拟自然的生态,颇具赏析价值,这也因此奠定了中国园林的雏形。

在作者看来,造园艺术从创作过程分设计和施工两个阶段。其中设计序列有以下主要环节:明旨、相地、立意、布局、理微和余韵。明旨就是确定兴造园林的目的。如今“园林”虽发展为单体的城市园林或风景名胜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大地景物规划三个层次,但仍然都有各自的兴造目的。而兴造园林的总目的是不断满足人们对优美人居环境的需求;争取最大限度地发挥园林在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等多方面的综合功能;提供既有利于健康长寿,又可供文化休息和游览的生态环境,并将健康、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其中,使人们在赏园中收到“寓教于游”的效果。

相地,就是对用地进行综合观察和审度。立意,则借鉴了中国文学与绘画中有关“意在笔先”的理念,即在建园时事先综合考虑作品的相关意境。立意主要通过“问名”来表达。问名就是给园林中的景物取一个名称,我国园林的命名,往往以文学作为基础,十分注重其中的诗意。因此,一个恰如其分的问名,可以很好地凸显出建园者的立意。比如“拙政园”三字,就是“拙者之为政也”的意思,彰显出主人贬官归里后的心志。“退思园”则

表达出园主“退而思过”的慎独心理。总之,优秀的园林,不光景致怡人,还往往以题额、匾额、楹联和摩崖石刻等多种方式,通过好的“问名”去表达山水园林不同的意境。

至于园林中的布局,则大有深意。自古以来,我国的园林工作者在规划园林布局时,都会把园中一景一物的设置,视成提笔作文一样认真细致。在他们眼里,文章是案头上的山水,山水是地面上的文章。而园林的布局,同样讲究章法,起、承、转、合间,疏密有致里,于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很自然地就能体现出园林艺术的高蹈与瑰丽。

整个园林布局确定下来之后,建园者就要善于从细节上精雕细琢,只有把每一个微观景致做到极致,个性鲜明,才能使整个园区熠熠生辉。而余韵,则特指园林建成之后继续发展的余音。像西湖能成为园林建筑的标杆,就是经过了千百年的不断修葺整肃,才流芳百代,呈现出意蕴悠长的韵意。

园林艺术是一门综合的艺术,融博物学、生态学、建筑学、文学、雕塑等各门学科于一身,无论是气势宏大的皇家园林,还是小桥流水式的私家园林,都在兼容并蓄中,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熔铸在一起,构筑了一个气象万千的园林世界。鉴赏园林,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园林艺术,美化我们的人居环境,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终极目标。本书的写作,于曲径通幽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园林艺术正方兴未艾,一个绿色中国的现代化生态美景,已然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

刘小兵



《李白传》



李白的诗歌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他的一生步履不停,浪迹在庙堂与江湖之间,至今依然是无数人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李白浪漫诗意图,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他也曾一次次被生活击倒,却依然笑对人生,潇洒飘逸。《李白传》是著名文学史家、“清华四剑客”之一李长之先生磨剑十数载,倾情创作的一部经典传记,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开阔的视野勾画李白浪漫的一生,下篇以细腻的笔触描摹李白的精神世界,深入浅出,带你走近一个可爱、可敬又可亲的李白。

作者李长之,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代表作有《鲁迅批判》《中国文学史略稿》《西洋哲学史》《孔子的故事》等。



《县中的孩子》

本书描述了中国东、中、西部不同县域内乏力或奋进的学校、种瓜或得豆的课堂、踏实或游移的教师、在幻想或现实中长大的学生、对孩子教育过度操心或无能为力的家长、在正事和杂事中疲于奔命的校长、紧密交织的政校关系……呈现了县域教育的生态,深度剖析了中国“以县为主”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所面临困境的根源及其后果,详解县域教育何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成为一个问题式的存在。

作者林小英,北京大学教育质性研究中心主任。当下专注于研究教育改革的合法性塑造、新中国高等教育场域的形成和质性研究中的图像方法。